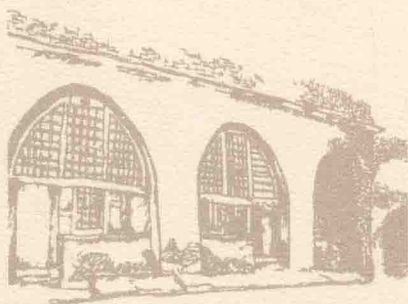


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作品

吴克敬 著

追梦

ZHUIMENG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作品

追梦

吴克敬

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 WX15N048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梦 / 吴克敬著. —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总社有限公司, 2015.8

ISBN 978-7-5613-8211-0

I. ①追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9185 号

追 梦

吴克敬 著

选题策划 / 刘东风 姚蓓蕾

责任编辑 / 郭 媛

责任校对 / 梁 菲

装帧设计 / 天意图书

出版发行 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, 邮编710062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/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/ 720mm × 1020mm 1/16

印 张 / 19.75

插 页 / 1

字 数 / 240 千

版 次 /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613-8211-0

定 价 / 38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85303879

目 录

第一章	含泪的信天游	001
第二章	枣树圪梁枣花香	063
第三章	山丹丹红透碾子湾	125
第四章	马背上的电影	197
第五章	心想去北京	253

第一章

含泪的信天游





梦想是美好的，但是实现梦想的历程却是艰难曲折的。惠麦花后来见了我，张口就是这样一句话，让我瞠目结舌，不过我得承认，她说得对，说出了年轻人心里的话。

认识周占春，惠麦花说她刚刚回到老家，弄了一群羊在山上放，周占春下乡到他们村来，远远就喊上了。他喊，我说大姐呀，你这群羊雪白雪白的，可是太喜人啦！周占春被惠麦花的羊儿所吸引，他让司机把小车停在半路上，他走下来，一路小跑，冲着惠麦花和她的羊群撵了过去。但他跑得太急了，又不识坡梁上的草其实是很滑的，大声喊了一句话后，还要往前跑，却把自己一脚走失，滑爬在草坡上，出溜溜滑到惠麦花的脚背后，把惠麦花吓了一跳。

这是谁呀？惠麦花回过头来，只把周占春看了一眼，便忍俊不禁地乐了起来。她看滑爬在她脚后的汉子，说白不白、说胖不胖的，衣着很是不俗，她就估摸，汉子该是脱了产的干部吧。不过，惠麦花不憊干部，他干部长着两条胳膊两条腿，咱自己也是呀，一条都不少。何况惠麦花是见过些世面的，知道干部也是人，就想你把你的干部当，咱把咱的羊群放，干部不欠咱的啥，咱也不欠干部的啥，两清着，各奔各的日子，你说咱又憊的谁呢？



说白不白、说胖不胖的汉子周占春把自己滑爬得红了脸。

惠麦花不想让人红脸，就说：要贩羊吗？

周占春挣扎着往起爬，说：我像个羊贩子吗？

惠麦花摇头了，说：不太像。

周占春站直了身子说：算你眼力好，我撵着你……你……你来，是看你的羊群叫人喜欢。

惠麦花笑了，她最乐意人说她的羊群好了。

周占春奇怪自己怎么就吞吞吐吐的？平常日子，他可是个很会说话的人呢，机会来时，滔滔不绝，大说几个小时，一个磕巴都不打，面对这样一个牧羊的女人，却没来由的心跳心慌，说话也就不很流利了。这似乎不难理解，碧绿的一面草坡上，就这一群白绵羊，就这一个俏女子，而她素素净净、娉娉婷婷，眼神一个流转，就是一波秋水，你白胖的汉子周占春还能怎么样？也许只有心跳心慌、吞吞吐吐了。

坡垆里黑黢黢一片窑洞，七上八下的，显得十分散乱。有一棵残了半边树冠的老枣树，上面架着一个高音的喇叭碗儿，村长陶本纯哇啦哇啦的喊话声，顺风传了过来。

陶本纯说，乡上要建白兔娃甜瓜大市，是咱新任乡长周占春的一项英明决策。咱们乡白兔娃甜瓜是咱们乡的特产，咱们要支持周乡长的决策，把咱们的特产白兔娃甜瓜推出门去，推到西安、北京、上海去，给咱们老百姓增加收入……过去，咱们后沟门村不习惯种植白兔娃甜瓜，这是咱们保守，咱们不开放，以后咱们也要种白兔娃甜瓜。

周占春听着高音喇叭里传来的话，脸上的红色渐渐褪了下来，他没再照着楚楚动人的惠麦花看，而是脸带微笑，朝着坡垆里的村庄看了。

正是周占春的这一看，牧羊女子惠麦花心里有了底，猜他可能



就是陶本纯在喇叭上说的新任乡长周占春了。

惠麦花可是敢说话的人。她要测试一下白胖的汉子，就说：看把喉咙喊破了！都不抵众人的骂。

乐滋滋听着高音喇叭喊话的周占春听了惠麦花的话，就又转回头看着她了，并且很有些不理解地问：众人的骂？众人骂甚哩？

惠麦花说：骂乡上胡成精哩。

周占春说：乡上也是为了群众致富呀。

惠麦花说：别是打着为群众致富的牌子给自己捞政绩吧。

周占春显然不爱听惠麦花这么说，他抬脚把一块小小的碎石子踢飞起来，落在吃着草的羊群里，惊得羊群一阵纷乱。

惠麦花不高兴了，说：你是谁呀？

周占春说：周占春。

惠麦花调整着她的面部表情，说：乡政府新任的乡长呀！

周占春说：知道了就好。

惠麦花说：知道了你当你的乡长，我放我的绵羊，咱没甚话说。

周占春说：是吗？这可由不得你，我想和你说了，你就得和我说。

惠麦花没等周占春把话说完，已经转过身不再理他，扬着手里的把放羊铲，在草坡上铲了一撮土，向身前的羊群抛了去，撵着羊群向前边的草坡上转去了。正往前转着，还扯开她银铃一样的嗓子，唱起一曲信天游。

惠麦花唱的信天游叫《背对黄河面对着天》：

背对黄河面对着天，

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。

毛埝子柳树河湾湾生，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二

新官上任三把火。从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位子上下到榆树湾乡做了乡长的周占春，想他可不能乱烧火，但也不能不烧火。怎么办呢？他就连着召开了几个会。先是乡干部务虚会，让大家就榆树湾乡的发展方向，畅所欲言，集思广益，理出一个基本思路拿到乡长办公会上，定了个突破性的目标，这就把全乡的村级干部都请到乡上来了。他要统一思想，统一行动，大干一场了。

大干个什么呢？种植白兔娃甜瓜，号召大家都种，种出个规模来。

全乡一十五个村，村支部书记、村长三十个人，挨挨挤挤，坐在乡政府不是很大的会议室里，谁是什么表情，周占春的眼睛扫一圈子，就都看得清清楚楚……包括乡政府参加会议的人员，周占春感觉得到，他确定下来的这一工作目标，并不是谁都同意的。乡党委书记蔡守训似乎就有保留意见。在他和蔡书记沟通的时候，人家只说他血压高，还说他血糖高，并说他已向组织反映了，希望把他调回到县上去，升不升职无所谓了，担子轻一点，给身体补个课。便是召开的全乡村级干部大会，作为书记的蔡守训都推辞了。口口声声说你弄你的，甭管我。这是什么话呢？周占春听不明白，还进一步问了蔡守训书记。

当时，蔡书记收拾着他的一些随身零碎，说他要回县上去。

周占春跟在他的屁股后边，说：书记呀，你说明白一点，是支





持呢？还是有所顾虑。

蔡守训把他回头看了一眼，继续收拾他的随身零碎，说：看你这话问的，我放手让你干么，你说是个啥？

周占春听得心里还是没有底，但他不好再问蔡守训书记的态度了。他恨了心在想，蔡守训在基层泡了几十年了，用他的话说，那是群众的汗水、苦水和泪水呢，把他泡得心都软了，他不敢再泡下去了。蔡守训想脱身，那你想办法脱身去吧。你不想干，我干么，我刚下来，不仅要干，还一定要干出些名堂来。

会场上，村干部和参加会议的乡干部，都把眼睛盯在周占春的脸上，他是越讲话越有激情，三大六小九分段，讲得唾沫星子乱溅，把规模种植白兔娃甜瓜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，最后还又把嗓门提高了八度讲：从今往后，我给大家说哩，我也就是榆树湾乡的人了。咱不但要种植好白兔娃甜瓜，还要抓紧时间，在乡政府建造一个白兔娃甜瓜集散中心。我想问一声大家，这样好不好？

村干部们已经考虑到钱的问题了，都没有跟着回答，只有几个乡上干部呼应了几声，而且也很不整齐。这不是周占春所要的效果，他就又大声地问大家了，问出的话音很高，让人听了，还以为他撕破了喉咙。

周占春问：都应一声，好不好？

结果与前次一样，还只是乡干部应了他。周占春的眼珠子就会场上转开了。似乎他的眼珠子就是一把刀，转到谁身上，谁就会被割伤似的，拼命地躲着他的眼睛……这么转着，就转到陶本纯的身上了。在这一刻好像不仅周乡长的眼睛转到他的身上，会场上的村级干部把眼睛也都转到他身上了。

这不奇怪，在榆树湾乡的村支书中，敢挑头说话的还就是他陶本纯。别说是新来的乡长周占春，就是一一直在乡上当家的蔡守训，陶本纯该拨他的话时，照样往回拨。原因是，他并不热衷村支书的



位子。在他们后沟门村，最头痛、最受人待见的，就是他这个村支书了。他不想因为乡上的一些毫无边际的事情，让他在村子里受作难。为此，党委书记蔡守训两年前，决策撤销村级小学教育，并到几个优质教育点上，以便提高小学教育质量，咋说这都是个不错的决策哩，可在并校规划中，把他们后沟门村的小学撤掉了，这使村里的后生女子，要跑很远的路去上学，太不方便，也太让人操心了。陶本纯就联络了一些被撤掉小学的村支书，集体去了乡政府，找到蔡守训，集体提出了辞职。尽管蔡守训苦口婆心，分别做他们的工作，没有让他们辞了职，可他陶本纯刺儿头支书的名声，还是落在大家中间了。

现在，乡长周占春的眼光刺在了他的身上，村干部们的眼光也盯在了他的身上，他陶本纯可该咋办呢？过去，他不把村支书的位子当回事，如今不同了，他很在乎这个位子。他在众多目光的盯视中，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。陶本纯低头是想躲过说话的，周占春却不想让他躲过去，在他低头的那个瞬间，逼他说话了。

周占春点着他的名说：你说呢？陶支书。

陶本纯还能躲吗？不能躲了。他说：乡长点名让我说我就说一点。我说的是钱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乡上又是号召大种白兔娃甜瓜，又是要建白兔娃甜瓜集散中心，这我没有意见。原因大家都知道，后沟门村从来没种过白兔娃甜瓜，乡上总不能一切刀吧？再是，建造白兔娃甜瓜集散中心，不能像吹气球一样，张嘴说吹就能吹出一个，这是要花钱的，钱从哪儿来？

后边两句话，陶本纯还没说出口，一个吹气球的比喻，就把在场的村干部们都惹笑了。

大家笑着，周占春没有笑。

周占春很有耐心地等大家笑不出来了，才清了清嗓子，接着陶本纯的话说开了。周占春没有批评陶本纯，尽管他阴得能拧出水的



脸色告诉大家，陶本纯的话让他心情很不爽，可他没有表达出来，还把陶本纯表扬了几句。周占春表扬陶本纯有思想，遇事想得细，一个“钱”字还真把他提醒了。这么说着，周占春停顿了一下，用他刀子一样的眼神，把参会的乡干部和村干部都不轻不重地刺了一遍，接着又说话了。

周占春说：我给大家交个底，乡上没有钱。

会场上起了一阵小骚动，大家重复着周占春的话：没钱……没钱……

周占春没理会场下的小骚动，说：没钱就不干事了？我给大家说哩，正因为咱们榆树湾乡穷，没钱，咱才要干事的。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我的同志们，咱们建造白兔娃甜瓜集散中心，我请人算过账了，每个村民拿出一百元，咱就堂堂皇皇建造起来了！

陶本纯听到这里，就只有目瞪口呆，暗自叫苦了，恨不能抬手抽自己一嘴巴。

后来，会是怎么散的，乡长周占春还说了哪些话，陶本纯全都不知道了。看见会议室的人都抬屁股，陶本纯也抬了屁股，别人都轻轻地挪着凳子，他却把凳子撞得翻了个个儿，啪啦啪啦的巨大声响，让参会的村干部和乡长周占春，又都把眼睛盯在了他的身上，他低垂着脑袋，两只眼睛在地上找，如果找得见一条地缝，他想他是一定会钻进去的。

地上没有地缝，陶本纯把头抬起来，一眼就看见乡长周占春威严的眼睛，像是一只猫看着一只已成猎物的老鼠一般看着他，轻轻地动了一下嘴唇。

周占春说：你跟我来。

这是猫的兴致了，逮住一只老鼠，才不会一口咬了吞进肚子里。一般的情况是，要把成为猎物的老鼠耍一耍的，耍得老鼠精疲力尽，服服帖帖了，再慢慢地嚼着吃进肚子里。陶本纯缩着



头，吊着肩，真像一只被猎的老鼠，跟着周占春，从村干部中间走过去，走进了周占春的办公室。周占春没有让陶本纯坐，他就没敢坐，周占春没给陶本纯说话，他也没敢多嘴说话，就那么聋子哑巴一般，站在周占春的办公室里，眼睛跟着周占春转。周占春洗了一只茶杯，添了茶叶添了水，放在了他办公桌的一边，接着又坐在办公桌前的黑色皮椅上，翻开一个蓝皮的文件夹，一页一页地读着文件夹里的文件，翻看了好一会儿，把陶本纯翻看得腿都软了，额头上冒出了虚汗，周占春这才把他的头抬了抬，看着陶本纯说话了。

周占春说：坐呀。

陶本纯坐下了。

周占春说：喝茶呀。

陶本纯就伸手来端茶杯。

周占春说：我听说了，你在村干部中很有威信，乡上干个什么事，你不高兴了，就聚拢几个村支书，来乡上集体辞职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一次你又不高兴了。好啊，你也别找他人了，你现在就写辞职报告，我现在就批准你。

周占春说着，还把他办公桌上的一叠纸和一支笔推到陶本纯的跟前。

陶本纯笑了，说：我怎么不高兴了？乡长大人，你可不能冤枉人。冤死了我你要赔命的。

周占春说：那你说，你是怎么个高兴法？

陶本纯说：像您乡长在会上表扬我的那样，回村上去，把今天会上决定的事完成好。

周占春说：那好，过两天我可要去你村上看的。

陶本纯都走到门口了，周占春从他打开的红猫烟盒里，抽出一根香烟，架到了陶本纯的耳朵上。

三

召到乡上开会的村干部，都还没有走，都还等在乡政府的门前，等着陶本纯出来。好像是，大家都为陶本纯提着什么心似的。其实呢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乡长周占春就是一只老虎，他要吃人，也得把人调顺了吃呀，他不至于人还横着，就吞下去吧。要是那样，人是没命了，他吃人的老虎也得被横着噎死。对这一点，大家其实有担心，但并不是很担心，大不了，不干他二爷的个村支书、村长，谁还少下啥了。距离城镇近便的村子，是人不是人，都争着抢着当村干部哩，那里他们有地好卖，卖一次地得一次好处，就如光着屁股过河一样，你不刻意去捞，捎带着也挟他一尻渠的水哩。有利可图，自然有人要干。如果没利可图，恐怕就另说了。都在村一级当着干部，乡上开会什么的，大家私下多有交流，别人的情况怎么样？都碍着面情没有说，陶本纯给大家亮了底，说他在后沟门村当了几家村支书，受气是一个方面，为了支应这样一个任务、那样一项工作，他自己把家底儿都赔进去了，不得够，他还借了一河滩的债，他是把那个村支书干得够够的了，确实不想再干了。看阵势，这个新上任的乡长周占春，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他把陶本纯会后叫进他的办公室，不脱他一层皮才怪哩！陶本纯会怎么办？他是要顺着周占春的脾气走呢，还是要逆着周占春的脾气来？过去给乡上领导办难看，集体辞职，让乡上领导兼顾一下村干部的困难，可都是陶本纯领的头，咱们不管陶本纯这一次怎么干，给他轰一轰场子，抬一抬气势，总是应该的吧。如果他要辞职不干，大家没有明





说，还真有几位村干部，想着和陶本纯一起辞职不干的。尽管每一个村子，他们不干了，还有挤破头想当村干部的人。

灰头土脸的陶本纯，从乡政府略显破败的大门里走出来，一下子就被等在这里的村干部们围住了。

七嘴八舌，都是对陶本纯关切的问候。

有人说：他把你怎么了？

有人说：你不会辞职吧？

陶本纯听得懂大家对他的关心。一起当着村干部，这一点感情还是有的。而且他能断定，乡长周占春真要把他怎么样了，或是他自己辞职不干了，一伙子村干部里，肯定会有几个人和他绑在一起，和周占春弄个高高低低的。陶本纯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，他看见惠名标，这个和他在后沟门村搭班子当村长的人，没在围着他的村干部之中，正远远地站在一边，一眼一眼地看着他，看他会有什么动作做出来。

刚才还比较混乱的思维，被惠名标的冷眼，一下子刺激得清醒起来了。陶本纯想 he 不能乱说话，他必须要有保留，要有掩饰。

陶本纯说：乡长请我喝茶来。

这是围着他的村干部没有想到的一句话。大家听得有点儿发愣。陶本纯就笑着又说了一句话。他在说这句话时，还从耳朵背上取下一根香烟让大家看，说是一根红猫香烟哩。大家就伸着脖子，争先看他手里的红猫香烟。

陶本纯说：是红猫香烟吧。啊，乡长还请我抽烟了呢。

围着陶本纯的村干部，个个都如吹胀了的气球，而陶本纯的话就像一根看不见锋芒的针，把所有的气球一下子都扎破了，纷纷萎缩了起来，垂了头，各朝自己要走的路上走去了。

陶本纯紧走了几步，撵到惠名标的身边，把乡长周占春给他的那根红猫香烟，塞到惠名标的手里，给他说：你知道，我不抽



烟的。

惠名标是要客气的。不客气就不是他了，他用手推着陶本纯送过来的烟，说：新乡长给你的香烟嘛，我怎么能接。

陶本纯说：给我又要心眼了。

惠名标这才接过红猫烟，认真看了看牌子，非常珍惜地叼在两片嘴唇之间，打着火小心地抽起来了。

村子上的干部就陶本纯一个支书，惠名标一个村长，还有一个会计叫穆文化。许多事都是他们三个人研究确定的，俗称“后沟门村三大员”。

三大员三个姓，这就是后沟门村的村情了，什么事都在他们三姓之间较量。譬如三大员，陶姓有人当了支书，村长就该姓惠的当了，而会计自然要选一个穆姓的人出来拨算盘，维持这样一个简单的平衡，对办好村上事务还是有好处的。

现在是陶本纯担着村支书的责任，他就是后沟门村当然的一把手了。但他不想一手遮天，遇事是一定要 and 村长惠名标商量的，会计穆文化要在的话，也不会把他落下，三个人三张嘴，一块儿商量个结果出来。眼目脚下，穆文化没来乡上参加会议，就他和惠名标两人，他就只好和惠名标先商量了。

陶本纯说：会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，又要从村民口袋掏钱，你说这掏得有理吗？

抽着陶本纯转递给他的乡长的红猫烟，惠名标受活地猛啐了一口，把烟吞到肚子里，闭着嘴，任凭白雾一般的烟气，从他的两只鼻孔里慢慢地逸出……直到出完了，没有一点烟气了，他才开口说了话，说的却非陶本纯和他说的话。

惠名标说：狗日的红猫烟还就是好抽。

陶本纯太知道惠名标的心思了。这个比他大了几岁的人，是很不服气自己在前头当着村支书的，和他商量什么事，几乎都如对